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一〇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 一雙刺客妍媸自分

且說施生同錦箋乘馬，佳蕙坐了一乘小轎，私自來到江邊，擺下祭禮，換了素服。施生拜奠，錦箋佳蕙跟在相公後面行禮。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至甚，施生也是慘慘淒淒淚流不止，錦箋在旁懇懇切切百般勸慰。痛哭之後，復又拈香。候香燼的工夫，大家觀望江景。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，卻是家眷行囊，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著一個丫環，裡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著一位及笄的小姐，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。船臨江近，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。見施生背著手兒遠眺江景，瞧佳蕙手持羅帕，仍然拭淚。小姐看了多時，搭訕著對相公說道：「兄弟，你看那人的面貌好似佳蕙。」小相公尚未答言，夫人道：「我兒情肖，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。他若是佳蕙，那廂必是施生了。」小姐方不言語，惟有秋水凝眸而已。原來此船就是金太守的家眷，何氏夫人帶著牡丹小姐金章公子。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，仔細看來，正是施生與佳蕙。施生是自幼兒常見的，佳蕙更不消說了，心中已覺慘切之至。一來惟恐小姐傷心，現有施生，不大穩便；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，所以說了句「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」。

船已過去，到了停泊之處，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裡伺候迎接。呂慶已從施公處回來，知是金公家眷到了，連忙伺候。僕婦丫環上前攙扶著，棄舟乘轎，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。不多時，金老爺也到，丁雄呂慶上前請安，說：「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，請老爺乘用。」金公笑吟吟的道：「你家老爺在那裡呢？」丁雄道：「在公館恭候老爺。」金公忙接絲韁，呂慶墜鐙，上了坐騎。丁雄呂慶也上了馬。呂慶在前引路，丁雄策著馬在金公旁邊。金公問他：「幾時到的長沙？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什麼？」丁雄道：「小人回來時極其迅速，不多幾日就到了。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，小人不甚明白。等老爺見了家老爺，再為細述。」金公點了點頭。說話間，丁雄一伏身，蝕蝕馬已跑開。

又走了不多會，只見邵太守同定闔署官員，俱在那裡等候。此時呂慶已然下馬，急忙過來伺候。金公下馬，二位太守彼此相見，歡喜不盡。同到公廳之上，眾官員又從新參見。金公一一應酬了幾句，即請安歇去吧。眾官員散後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，然後擺上酒肴，方問及完婚一節。邵老爺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。金公方才大悟，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。二人暢飲敘闊。酒飯畢後，金老爺請邵老爺回署，邵老爺又陪坐多時，方才告別，坐轎回衙。

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，獨獨不見了艾虎，好生著急，忙問書童。書童說：「艾爺並未言語，不知向何方去了。」施生心中懊悔，暗自揣度道：「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，他賭氣的走了。明日卻又往何方找尋去呢？」

忽聽邵老爺回衙，連忙迎接，相見畢。邵老爺也不進內，便來至東跨所之內安歇，施生陪坐。邵老爺即將今日面見金公及牡丹遇救未死之事說了一遍：「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，反倒後悔。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。明日必到衙署回拜於我，賢任理應見見為是。」施生嗒嗒連聲，又與邵公拜揖，深深謝了。

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，請了智公子來談了許久。智化惟恐金公勞乏，便告退了。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，處處留神。每夜人靜，改換行妝，不定內外巡查幾次。此時天已二鼓，智爺紮抹停當，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。剛至卡於門旁，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。智爺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反將身形一矮，兩個腳尖兒沾地，「突，突，突」，順著牆根，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。到了東耳房，將身一躬，腳尖兒墊勁兒，「嗖」便上了東耳房。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著許多，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，且往對面觀瞧。見廳上有一人爬伏，兩手把住椽頭，兩腳撐住瓦隴，倒垂勢往下觀瞧。智爺暗道：「此人來的有些蹊蹺，倒要看著。」忽見脊後又過來一人，短小身材，極其伶俐。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腳登的磚一抽，那人腳下一鬆，猛然一跳。急將身形一長，從新將腳按了一按，復又爬伏。本人卻不理會，這邊智化看的明白，見他將身一長，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。智爺暗暗放心，只是防著對面那人而已。轉眼之間，見爬伏那人從正房上翻轉下去，趕步進前，回手剛欲抽刀，誰知剩了皮鞘，暗說「不好」，轉身才待要走，只見迎面一刀砍來，急將腦袋一歪，身體一側，「撲哧」左膀著刀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栽倒在地。艾虎高聲嚷道：「有刺客！」早又聽見有人接聲，說道：「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。」艾虎轉身竟奔倒座。卻見倒座上的人，跳到西耳房，身形一晃，已然越過牆去。艾虎卻不上房，就從這邊一伏身，躡上牆頭，隨即落下。腳底尚未站穩，覺的耳邊涼風一般。他卻一轉身，將刀往上一迎。只聽咯當一聲，刀對刀，火星亂進。只聽對面人道：「好！真正伶俐。改日再會。請了。」一個健步，腳不沾地，直奔樹林去了。

艾虎如何肯捨，隨後緊緊追來。到了樹林，左顧右盼，毫不見個人形。忽聽有人問道：「來的可是艾虎麼？有我在。」艾虎驚喜道：「正是。可是師傅麼？賊人那裡去了呢？」智爺道：「賊已被擒。」艾虎尚未答言。只聽賊人道：「智大哥，小弟若是賊，大哥，你呢？」智爺連忙追問，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，即行釋放。便問一問現在那裡，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。

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，轉身又見了沈仲元。沈仲元道：「此是何人？」智化道：「怎麼賢弟忘了麼？他就是館童艾虎。」沈爺道：「哎呀！敢則是令徒麼！怪道，怪道。所謂『強將手下無弱兵』，好個伶俐身段。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躲閃，真正靈通之至。」智化道：「好是好，未免還有些魯莽，欠些思慮。幸而樹林之內，是劣兄在此。倘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，小徒豈不吃了大虧麼？」說的沈爺也笑了。艾虎卻暗暗佩服。

智爺又問道：「賢弟，你在襄陽王那裡作甚？」沈爺道：「有的，沒的，幾個好去處，都被眾位哥哥兄弟們占了，就剩了個襄陽王。說不得小弟任勞任怨罷了。再者，他那裡一舉一動，若無小弟在那裡，外面如何知道呢？」智化聽了，歎道：「似賢弟這番用心，又在我等之上了。」沈爺道：「分什麼上下。你我不能致君澤民，止於借俠義二字，了卻終身而已，有甚講究！」智爺連連點頭稱「是」。又托沈爺。倘有事關重大，務祈幫助。沈爺滿口應承。彼此分手，小諸葛卻回襄陽去了。

智化與艾虎一同來到公館。此時已將方貂捆縛。金公正在那裡盤問。方貂仗著血氣之勇，毫無畏懼，一一據實說來。金公誑了口供，將他帶下去。令人看守。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，將來歷說明，金公感激不盡。

等到了次日，回拜邵老爺，入了衙署，二位相見就座。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。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，略問了一問，果然口供相符，即行文到首縣寄監，將養傷痕，嚴加防範，以備押解東京。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。金老爺請施俊來見。不多時，施生先到，拜見金公，金公甚覺郝顏，認過不已。施生也就謙遜了幾句。

剛然說完，只見智爺同著小俠進來，參見邵老爺。邵公以客禮相待。施生見了小俠，歡喜非常，道：「賢弟，你往那裡去來？叫劣兄好生著急。」大家便問：「你二位如何認得？」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述了一遍。然後小俠道：「小弟此來，非是要上臥虎溝，是為捉拿刺客而來。」大家駭異，問道：「如何就知有刺客呢？」小俠說：「私探襄陽府，聽見二人說的話，因此急急趕來，惟恐預先說了，走漏風聲，再者又恐兄長耽心，故此不告辭而去，望祈兄長莫怪。」大家聽了，慢說金公感激，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。

飲酒之際，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。施生道：「只因小婿離家日久，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。待稟明父母后，再赴任所。不知岳父大人以為何如？」金公點點頭，也倒罷了。智化道：「公子回去，難道獨行麼？」施生道：「有錦箋跟隨。」智化道：「雖有錦箋，也不濟事。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事，若稟明令尊令堂之後，趕赴襄陽，這幾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。」一句話提醒了金公，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，連連說道：「是呀！還是恩公想的週到。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智化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就叫小徒保護前去，包管無事。」艾虎道二「弟子願往。」施生道：「又要勞動賢弟，愚兄甚是不安。」艾虎道：「這勞什麼。」大家計議已定，還是女眷先行起身，然後金公告別。邵老爺諄諄要送，金老爺苦苦攔住，只得罷了。

此時錦箋已備了馬匹。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，也就回去了。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，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，交代明

白，剛要轉後，只見邵老爺出來，又與他二人錢別，諄諄囑咐路上小心。施艾二人深深謝了，臨別叩拜。二人出了衙署，錦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，丁雄幫扶伺候。主僕三人乘馬，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。

金牡丹事好不容易收煞完了。後面雖有歸結，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。再要敘說那些沒要緊之事，未免耽誤正文。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，說緊要關節為是。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，金太守既然到任，顏巡按不消說了，固然是早到了。自顏查散到任，接了呈子無數，全是告襄陽王的：也有霸佔地畝的；也有搶奪妻女的；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被搜羅入府，稚子排演優伶，弱女教習歌舞。黎民遭此慘害，不一而足。顏大人將眾人一一安置，叫他們俱備好好回去，不要聲張，也不用再遞催呈：「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，與爾等報仇雪恨。」眾百姓叩頭謝恩，俱備散去。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裡暗暗派人前來，假作呈詞告狀，探聽巡按言詞動靜。如今既有這樣的口氣，他等便回去，啟知了襄陽王。

不知奸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